

发郊|而今才道当时错

Posted originally on the [Archive of Our Own](http://archiveofourown.org/works/50211469) at <http://archiveofourown.org/works/50211469>.

Rating:	Not Rated
Archive Warning:	Creator Chose Not To Use Archive Warnings
Category:	M/M
Fandom:	封神三部曲 Creation of the Gods (Wuershan Movies)
Relationship:	发郊 , 姬屋藏郊 , 戩郊
Character:	殷郊 , 姬发 , 杨戩
Language:	中文-普通话 國語
Collections:	Anonymous
Stats:	Published: 2023-09-20 Words: 14,747 Chapters: 6/6

发郊|而今才道当时错

by Anonymous

Summary

这命局何解？神也无言，只道堪怜。

Notes

1.6W/be/一发完

“我少时最大的梦想是做英雄，为此不惜在殷商征召质子时弄断哥哥的弓弦，求来这个旁人避之唯恐不及的机会。然而很多年以后功成名就万民俯首，我却在尸骨堆积出的王座间潸然泪下，那时太年轻，不知道成王称雄的代价这样大。”

代发 原文链接：<http://m.weibo.cn/status/4947816730071322?>

Chapter 1

文王薨逝后的第二年春，姬发强忍悲痛，依照父亲的嘱托，拜姜子牙为尚父，被众臣推举为武王，继续完成伐纣大业。

天谴仍未结束，并且愈演愈烈，姬发甚至来不及为兄长与父亲的离去流太多泪水，就要一头扎在四方事务里，忙的不可开交。

做主帅与当将军是不一样的，他心里要装着麾下士卒，要记挂着天下万民，再也不能是战场上—股脑不管不顾向前冲的傻小子。

姬发原本性格中的细心与小思量，慢慢蜕变成了沉稳与城府，他在一日千里的飞速成长着，一点一点担起来了天下共主应有的责任。

这样的日子一直持续到八月初，最热的溽暑时节过去，天气悠悠转凉，随着暑气消散，有好消息惊喜到来。

昆仑仙人的救治下，殷郊死而复生，师承广成子，如今修出三头六臂的法相，下山助西岐伐纣。

姬发看到久别重逢的爱人时，在原地愣怔了许久。

殷郊穿了一身干净素雅的白色衣袍，袖口领口处绘着些许阐教的符咒法印，额间带着个梨木雕花的额饰，或许在仙山待了两年的缘故，他身上原本矜贵的气质更加出尘，比之前，还多了点仙人的道骨风姿。

看的姬发有些移不开眼，殷郊只好笑了笑，像以前很多次那样，轻声问道：“怎么不说话？两年未见，就与我生疏了吗？”

听到这魂牵梦萦了许久的声音再现耳边，“武王”的身份有些土崩瓦解，他似乎又变回了无忧无虑的质子姬发。

军帐内四下无人，姬发心中思绪纷繁复杂，被这一句话勾起来了太多回忆，他露出一个当年女娲庙再见父亲时似笑还哭的表情，声线不自觉的颤抖：“太好了……尚父没有骗我，上苍庇佑，我真的还能再与你相见，自那日午门分别以后，我没有一天不在思念你。”

殷郊思索了一下，才明白他口中的尚父是谁，不由想到自己当年一口一个“妖道”的大不敬，感慨师父说的果然没错，他不在人间的两年里，时移世易，已经不再是自己熟悉的一切了。

但幸好姬发还是那个姬发，是记忆中敏感又聪慧的少年郎，世事再怎么变，故人不会变。

在他思索间，姬发伸手抚上了他颈间的红线，轻轻摩擦着，难以抑制的红了眼眶。

世间没有得来全不费工夫的妙事，他死而复生，自然要付出点皮相上的代价，断头处的伤口难以愈合，诡异的红线要永远像疤痕一样留在上面，告诫着自己不要忘记前尘往事，这是生父对他的恨与辱。

殷郊倒是不在意，他挑了个轻松的语调：“比起申公豹那样修道修的一身黑煞，我只不过多了根红线，再不济这副皮相也没有破损，已经是不幸中的大幸了。”

姬发再也忍不住，扑在他身上，咬住他耳垂，厮磨间轻轻叫了一声“殿下。”

殷郊从不端架子，日常相处中更是不讲究尊卑有别，但是姬发总会在俩人情到浓时叫一些

羞耻的昵称，他从前就对“殿下”这个词偏爱尤甚，几乎成了两个人约定俗成的暧昧词汇。

姬发总是这样，人前端庄持重，人后找着机会撒娇，自己偏偏就吃他这一套，任他提什么要求都忍不住答应。

武王并不在意身份的置换，殷郊是罪人也好王储也罢，永远是他独一无二放在心间最珍重的小殿下。

两人短暂互诉衷肠后，姬发仍有军务要忙，连带着殷郊熟悉军营的时间都没有，只能安排亲卫代做。

姬发到底是殷寿一手带出来的孩子，殷寿为人不是东西但军事韬略确有真材实料，西岐的军队各种部署都很像殷商，因此殷郊适应起来很快。

有了殷郊的加入，西岐的战力无疑更上一层楼，两军阵前突然多了个白衣将军，既似道人又像仙人，剑术精妙的同时法术高强，杀的商军节节败退，西岐士气高涨。

前太子的生命璀璨又短暂，西岐士兵们并不认识谁是殷郊，他们只知道这是与王上亲密非常的友人，是西岐的大英雄。

姬发在百忙中抽空陪殷郊祭拜了姜王后的牌位，他当年在朝歌逃命时太过匆忙，来不及带走任何信物，只能刻了牌位香火祭拜，以求姜王后游魂有依，不至于孤苦。

母亲的离世是殷郊最锥心的痛，他感谢姬发的细心，在牌位前哭的肝肠寸断，立誓要杀了殷寿与苏妲己为母报仇。

姬发也在一旁泪流满面，一边宽慰他，一边郑重的磕头承诺道：“愿母后万事安好，不必在为此间诸事忧心，我定诛杀恶人为您报仇，也会照顾好殷郊一应事宜，您无需挂怀。”

殷郊听懂了他的意思，泪眼朦胧中，两个人一起对着姜王后的牌位磕头行跪拜大礼。

还似拜父母与高堂。

无需多言，母亲定然会懂，有了母亲的庇护与正名，这段感情就算见过了天日。

一切也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。

白日一起携手大破敌军，晚间共同商讨军营事宜，虽说很少得闲，但是行军途中，也能偷得半日温存时光。

他会跟殷郊讲这两年来的一切，自己是如何逃出朝歌城回到西岐，如何决心消除天谴替天行道行伐纣之事。

黄河畔的决斗听得殷郊触目惊心，他对崇应彪本就无恨意，听姬发说了诀别时的惨状，也只是叹息一声，说这也算他咎由自取，死了反倒是解脱。

比起这些，他更惊讶于姬发的成长，看到他胸有成竹的规划行军，站在堪舆图之前指点江山，少年天子的气派已然呼之欲出。

他先前的想法对了一半，姬发对他的情谊未改，人却是变化成熟了许多。

没等他欣赏够，刚还激扬文字的人就凑到跟前，不由分说的低头落下一吻，缠绵中黏黏糊糊的叫着“殿下”，借机提一些过分的床第间的要求。

殷郊的脾气来不及增长就被他这番攻势给磨的一干二净，只能予舍予求。

殷郊也会和姬发分享昆仑求道的岁月，这段光阴看起来极是温情，讲述中殷郊总是不自觉的眉眼含笑。

他说师父为人宽厚，教学起来倾囊相授；师兄不善言辞但心思细腻，刚接头重生时自己记忆混乱，是师兄为自己寻来五弦琴，一点一点，根据母亲教自己的弦音来找着人间的回忆。

姬发心下黯然，握着殷郊的手沉默不语。

他知道这本就应该是弹琴的手，却阴差阳错的执了剑。

是以认真的许下诺言，待到殷寿伏诛，天下安定，自己就寻来天下能工巧匠，制作出最漂亮音律最动听的琴送给殷郊。

殷郊闻言失笑，说平素不过是让着你，这般行径做出来，真要把自己当王妃看待吗？

姬发眨着眼睛，歪头问道为什么不行，姜王后见证过的婚事，你想跑也不能抵赖。

殷郊说不过他，但又觉得逻辑不对，只能愤愤闭嘴，威胁他再胡言乱语今晚别想进自己的寝帐。

宏图霸业如日方升前路光明，挚爱之人失而复得相伴在侧，在一连串的失去以后，姬发终于得到了一点幸福时光。

那时谁都没意识到，这短短几月的光阴，居然是两个人余生中仅存的温馨回忆，再不可求。

闻仲又一次出征，阵前认出殷郊的身份以后，轻蔑的骂道：“原以为是阐教门下的某位高徒，未曾想居然是我殷商自己的叛徒，食子民之供奉，又举剑对同胞屠戮，行此不忠不义之举，殷郊，你有何颜面做我成汤子孙？我若是你，早该自尽于人前谢罪。”

旧日朝歌城中的肱骨之臣，都看着殷郊长大，视他为疼爱的后辈，只有闻仲十年间远征北海，对殷郊并无印象，才会不由分说的批判责骂。

姬发自是不能容忍，出言辩驳道：“不查明事实真相就贸然施加大罪责怪，这也是闻太师的贤臣所为吗？殷寿弑父杀兄引发天谴，又强杀四伯侯迫害姜王后，殷郊更是被扣了莫须有的罪名问斩，你对这些铁证如山的事实视而不见，有何颜面对殷郊无故施难？”

闻仲听后笑了笑，刁钻的挑着姬发话中漏洞：“果然是牙尖嘴利的黄口小儿，你说弑父杀兄引发天谴，那么殷郊现在所为不就是弑父？殷寿有没有做过悖逆之事犹未可知，殷郊可是实打实的举了弑父的名号，按照你替天行道的口号，你理当先杀殷郊，以平天谴。”

姬发冷笑，再度回击：“若人人都像太师这样诡辩定罪，不问真相，成汤江山倾覆自是必然，我大周应运而生拨乱反正，此乃民心所向。”

言语交锋后是兵戎相见，哪吒早已摩拳擦掌按捺不住，第一个踏着风火轮飞出队列，率先与商军过招。

姬发偷偷向身旁瞥了一眼，心中咯噔一下，暗道不好。

殷郊刚刚不发一语，此刻面沉似水，眉心几乎要拧在一起，眼神中有着姬发最不想看到的愧疚。

他知道殷郊听进去了。

然而战场上局势变幻莫测，姬发来不及安慰太多，两人便匆匆别过。

这一战过后，闻仲用了攻心毒计，谣言如野草一般疯长，此类言论甚嚣尘上。

殷商的士兵百姓不知真相，误以为殷郊才是弑父杀兄引发天谴的罪人。

龙德殿太遥远，殷寿的暴行少有人知晓，二王子此前能征善战的形象深入人心，又许诺自焚祭天，世人不愿怀疑这样的君主，引发天谴的罪名，兜兜转转，居然落到了殷郊身上。

八方诸侯不至于如此愚钝，但受够了天谴的苦，生怕殷商血脉不绝天谴不止，委婉向姬发上书劝谏，求他明辨是非，还是不要留下殷郊了。

西岐的黍麦到了收获时节，又是一年有麦无实，好在文王英明，存粮足够，供养军队施舍救济百姓没有问题，只是终究照顾不到天下每一个角落，总有人交通闭塞消息滞后，不知道执政者的举措，终身困饿死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上。

姬发一力压下来了这些声音。

他带着殷郊一起去地里割麦，想让他听一听西岐士兵对他的赞许。

但不管姬发怎么努力，这些流言到底还是传到了殷郊耳中，他再不复之前的满怀希望，人看起来都消瘦了许多。

军中将士与他朝夕相处知他秉性，然而天下人不知。

殷商守旧的百姓视他为叛徒，西岐失落的流民认他是罪人。

用手碾碎空心的麦壳，仿佛推倒了摇摇欲坠的成汤江山，殷郊看了看姬发，轻声说道：“若是我杀了殷寿，再自焚于天，是不是天谴这场灾祸就算停止了？”

“殷郊！”姬发怒斥着制止他，这是重逢后他第一次舍得对殷郊说重话“你又无罪，凭什么要你献祭？是殷寿的错，他才是罪人，再等等，等我们打败闻仲，杀了殷寿，再开榜封神，天谴自然会解除。”

求你给我一些时间，给我一些救你也救天下人的时间。

姬发从来不做两难的选择。

当年龙德殿我能保住父亲保全自己，今时今日也是一样。

姬发说罢，又过去扯住殷郊的袖子，抽走他手中徒增伤悲的麦穗：“不要离开我，好不好？相信我，我可以做到的。”

殷郊点了点头，但明显是安慰大过于同意，他紧缩的眉头出卖了心中所想。

前太子心中装着万民，哪怕万民曲解咒骂他。

他永远会毫不犹豫的做出牺牲与让步，就像当年想要替父献祭。

快入冬了，日子一天比一天难过，面对横尸的流民，殷郊再难露出笑容，他听着幸存灾民对自己这个“罪人”的诅咒，越发沉默。

闻仲的字字句句都如附骨之蛆，日日凌迟着他的内心。

他的剑锋不愿对向殷商子民，自始至终他所恨的，只有殷寿一人罢了。

大罪在于君王，成汤江山何错之有？为何要百姓遭此厄难，真正的罪魁祸首反而躲在朝歌享乐？

Chapter 2

噩耗接踵而至。

邓九公在三山关大败东伯侯，姜文焕惨遭俘虏，又被作为人质送回了朝歌城。

姬发听到消息以后急火攻心，他不敢想像，多重大罪并下，殷寿会如何残忍的对待姜文焕。

姜子牙怕他意气用事连夜进谏，声称此时务必沉住气，以大局为重，不可自乱阵脚被闻仲寻到破绽，那样就是腹背受敌，前功尽弃了。

姬发知道他说的对，但那毕竟是姜文焕，诸多过往历历在目，他怎么可能做到袖手旁观？

武王这个身份于他而言太过沉重，仿佛戴起这身冠冕，就必须舍弃一些原本的人情道义，一切的一切都要为大局让路。

姬发理智上明白姜子牙是对的，但情感上依然不能接受：“可是尚父，那是姜文焕，是当初放我们出朝歌城的姜文焕啊！如今他有难，我怎能坐视不理？”

姜子牙同样痛心，但此时必须有人保持理智，他徐徐劝道：“朝歌此时必然部下天罗地网，引你们中计上钩，此去非但救不出东伯侯，反而又会损兵折将。殷寿不是傻子，留住他的命可以与你谈判讨要条件，王上不必太过担忧。”

姬发仍要争辩，余光却觑见账帘被掀开，殷郊不知是何时到来的，他不发一声的站在门口，显然将刚才两人的对话全听了去。

姬发打了个冷颤，他心中漫起无边际的恐慌，在这瞬间强迫理智为上，果断的放下偏执，站到了正确的选择上，试探的劝了劝殷郊：“.....你不要担心，文焕不会有事的，我这就与殷寿写信协商，大不了我们退兵从头再来，总之我一定救下他.....你不要担心.....”

殷郊沉默着缓缓走近。

他看起来快要与身后夜色融为一体，暗沉沉的不见光亮。

姬发宁愿他此时崩溃的吼叫，哪怕他逼自己立刻就去朝歌救人，总之求他发泄出来，而不是像现在这样，沉默着不知在何时爆发，自己摸不清他心中所想。

“舅舅谋反以后，除了姜文焕，殷寿将姜氏亲眷一族全部连坐，屠戮殆尽。”殷郊的声音甚至未见悲痛，他极平静的诉说着血海深仇“姬发，你知道，我只有这一个表弟了。”

姬发当然知道。

就是因为知道所以此刻才担心他意气用事。

他被殷郊的状态吓到了，也不管姜子牙是不是在场，他拽住殷郊冰凉的手，慌乱的小声喊道“殿下.....”

自从流言四起后，两人各怀心事，已经许久不再亲热，姬发忙着处理，四处斡旋，殷郊刻意的减少自己在军营中出现的次数，有时三四天他们都见不到一面。

不过细算来也只有大半月光景，此时再听到这个称呼，却像隔世一样。

殷郊稍稍回过了神，被拽回来了一点理智，他有些困惑的侧着头。

姬发悬着的心略微放下，未待开口，账外又有士卒求见。

他先是本能的想拒绝，预感到这绝不是好消息，可惜殷郊快他一步，已经宣了那人进账。

是殷寿送过来的信件与物品。

姬发的心在狂跳，他呵斥着让士卒出去，殷郊却跨步过去直接拦下，语调森然的命小士卒掀开礼盒。

前太子天潢贵胄，领兵多年，身上威压太重，旁人极难不服从，因此士卒抗着武王的旨意，颤巍巍打开了礼盒。

那是姜文焕的一根手指。

曾经最擅骑射，最是活泼，最喜欢策马出风头引来姑娘们红袖招摇的，姜文焕的手指。

殷寿果然病态的扭曲，早该料到的，他能将伯邑考做成肉饼骗姬昌吃下，就能砍断姜文焕的手指。

快马加鞭星夜兼程派人送来，杀人之前先诛心。

姬发悲愤欲绝，当下呕出一口心头血。

然而他顾不上自己，他下意识的去寻殷郊，看到对方依旧维系着刚才的状态不发一语时，简直怕极了。

“殷郊！殷郊！你听我说，他还活着，不管怎样他还活着，殷寿不会取他性命，我现在就写回信救人……”

殷郊已经什么都听不进去了。

那根手指上凝固着的紫黑血迹，烙印在他瞳孔上挥之不去，他心底有无数个声音在叫嚣，连同这些时日来的纠结压抑痛苦一起。

他想现在就杀了殷寿。

立即，马上，片刻不容缓。

这个人，因为一己私欲招来天谴，毁了成汤基业，害了四大伯侯，杀了母亲与叔祖，现如今，又残忍的折磨姜文焕。

多重恨意纠结在一起，他一刻都不想等。

姜子牙忽然行了一个殷商的大礼，他深鞠一躬，挡在殷郊面前，言辞恳切道：“我以阐教名声对天发誓，昆仑有治他伤痛的办法，绝不会使东伯侯落下残疾。殷郊，你忘了吗？你身首异处都能被救治，接好断手于我一众师兄来说轻而易举。此刻我们万万要沉住气，殷寿正等着你去朝歌呢，不要中了他的毒计。”

对哦，昆仑有仙人。

可仙人救不了民间于水火，他们怜悯众生，却也只能怜悯，端坐仙山上遥遥远望叹息着命数。

除此之外，他们做不了其他。

比如现在没人能去朝歌城救出姜文焕让他免于受苦。

都劝他放下，都劝他忍耐，个个都把大局挂在嘴边，个个都说以苍生为重。

可姜文焕不是苍生吗？

他此时思绪偏激到了一个隘口，至情至性的人永远不能冷静第一。

次日天明，殷寿又加急送上第二份大礼。

这次是姜王后的一根玉簪遗物。

来信内容很简短，放人可以，但要殷郊作为交换，如果不答应，他就要折辱死人的尸身，下次来信，附上的就是姜王后头颅了。

那根玉簪就是威胁。

所有人都低估了殷寿的无耻与恶毒。

姬发当即表态，绝无可能，他甚至昏了头，去问姜子牙，有没有什么异形整容的术法。

姜子牙面露为难。

还是殷郊扯了扯姬发，劝道：“殷寿是冲着我来，怎么好让旁人无端遭此劫难。”

东鲁子弟已经有性烈者面露不善，天谴等诸多流言本就让他们对殷郊态度复杂，更不要说如今自家侯爷的命与殷郊息息相关。

姬发说此事容后再议，就匆匆遣散诸将。

殷郊望着射向自己的各路神色，轻轻一声叹息。

姬发，每日夹在我与他们之间，你也很为难吧？

Chapter 3

是夜，姬发望着案几，心乱如麻。

他自起兵以来势如破竹，即使跟闻仲争斗时偶尔落入下风，也自信终能战胜对方，断不会如此两难。

果然最毒之事在于人心。

正当他痛苦纠结之时，殷郊半夜来访。

两人间的气氛第一次这么尴尬。

姬发努力调节着情绪，想宽慰他也宽慰自己，然而没等开口，就被殷郊一句话破了心防。

殷郊盯着他浓重的黑眼圈与遮不住的疲惫，轻声说道：“这些日子一定很累吧。”

说罢温柔的吻在了眉心处。

姬发几乎有些受宠若惊。

殷郊继续深情吻着，落到唇边时，笑了笑，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：“难道你不想吗？”

他当然很想殷郊，血气方刚的年纪恨不得每日都缠绵在一起，只是近些时日来殚精竭虑，双方都心事重重，他怕殷郊不愿。

如今殷郊都做到了这步，他轻车熟路的解下殷郊衣带，见对方没有拒绝，于是欺身压上，两人顺理成章的来到榻上。

殷郊今日出奇的配合，酣畅淋漓的床事如同良药，姬发丝毫没意识到哪里不妥，云雨之后，安心的沉沉睡去了。

殷郊听到他均匀绵长的呼吸声，缓缓起了身。

被自己提前放了安神香的红烛烧尽，但是月光依然可以照射进来，月华似练下，姬发睡得安然又踏实。

殷郊抬手抚平他眉间浅浅的皱纹。

他想，抱歉，以后没法兑现承诺为你弹奏五弦琴了。

你从小就说过要做英雄，我怎么忍心看你因我身困囹圄以至于步履维艰呢？

他来西岐时日尚短，除了姬发并无留恋，如今去意已决，更无需与不相干的人道别。

殷郊毫无留恋的离开了。

只身，千里，远赴朝歌。

姜文焕必须要救，母亲更是他的底线，他绝不能容许殷寿对母亲再有半分折辱。

仙人日行千里，从三山关到朝歌也不过几个时辰，见到故城时，甚至还未天明。

殷郊只带了雷震子一个人，他像长兄一样温声哄着雷震子：“听说你曾千里救父，这条路你一定很熟悉，等下还请你带着一个人，像之前一样，回到你哥哥身边，好吗？”

雷震子懵懂的点头答应。

天牢的路线他十分熟悉，这里曾经关押过凡人之身的自己。

殷郊来的太突然，商军守卫甚至来不及列队就乱成一团，他很顺利的找到了姜文焕。

果然受了不少折磨，满身凄厉，被锁链禁锢在木桩上人事不省，脸颊上的伤痕甚至还流着血。

见到殷郊，姜文焕不可思议，先是本能的喊了声表哥，随后意识到不对，催促他快走。

朝歌城中有天罗地网，他们正等着抓你，快走啊！

殷郊置若罔闻，他小心的救出姜文焕，将对方托付给雷震子，就指路要他们趁早离开，飞回西岐。

此时殷寿已经在赶来的路上，虎贲营和羽林卫紧急列队，空中看不到的术法阵法无数。

殷郊法相显露，翻天印被高高抛在空中，他手中鬼侯剑锋芒毕露，过处无人可挡，翻天印照射处宵小灰飞烟灭，以一人之力生生破出一条出路。

三个人转眼就来到了城门口。

这是当年姬发弑君的地方，是自己第一次丧命之地。

他告诫雷震子离开，无论发生什么不要回头，务必要带人回到姬发身边。

姜文焕的声嘶力竭被他抛在脑后，殷郊来了就没想过活着回去。

杀了殷寿，为母复仇，再自焚于天，以绝天谴。

去路与归途清晰的一目了然。

殷寿身边是费仲和申公豹，被簇拥着赶到时，父子俩隔着千军万马，总算相见。

殷郊一袭白衣立在城头上，鬼侯剑光闪烁，身后三头六臂的法相恍若神祇，翻天印下仙人风姿灼灼，即使在夜色中，也璀璨的令人睁不开眼。

孤身一人，却挡住了满城厉鬼。

见此情景不由想起比干说过的“玄鸟”国运在于殷郊，想起这些年质子旅对少帅的叹服，殷寿更加嫉恨。

他无心去理会姜文焕，他此时只想再一次杀了殷郊。

坦荡，赤诚，年轻，英勇。

殷郊如同一面镜子，照得他本就卑劣的真面目更加自惭形秽。

殷郊的恨意也丝毫不逊色，他在这座城中生活了十七年，处处都有母亲与自己的回忆。

那时还是王妃的母亲，遇到年节会带自己到城门口施粥，握着自己的手，缓缓道来治国先安民；回程路上会给自己买糖葫芦等小玩意儿，幼年时期每一句无意义的废话母亲都会认真倾听，永远是那样的温柔耐心。

苏妲己穿着王后服饰，静静依偎在殷寿身边。

她凭什么？

一个不辨忠奸善恶的狐妖，凭什么站在本该属于母亲的位置上耀武扬威？

殷郊红了眼眶，他一跃而下，剑锋直指殷寿。
申公豹手忙脚乱的催动阵法，黑障弥漫，然而无用。

末代王储仍有天命护体，这些煞气在他眼中如同无形，昆仑山中日日刻苦修得的术法在此地一展身手，他一剑先杀了被殷寿挡在身前的苏妲己。

摘星楼的失手只会有一次。

谁都没想到他如此血勇，苏妲己惨叫都来不及就瘫软在一旁。

申公豹慌忙卷起拂尘。

两人缠斗中，殷寿也顾不得脸面，举起钺斧加入。

殷郊以一敌二不落下风，他甚至越战越勇，招招都带着夺命的气势。

然而此时突生变故，他听到身后一声熟悉的呼喊。

殷郊不可思议的分心回头，就看见了午门外骑马张弓的姬发。

你怎么来了！

姬发身后还跟着杨戬哪吒，雷震子去而复返，就在不远处振翅飞着。

殷寿正面不敌，见此情景，他绕到战鼓之后，冷箭射向姬发。

殷郊想也没想的侧身去挡，却在剑尖触碰到羽箭的刹那如遭雷击，身体不受控的跪倒在地，刚刚的一切烟消云散，午门外什么都没有。

自己早在不知何时中了幻术。

身后狐妖娇媚的笑声传来，苏妲己死而复生，七尾白狐的真身还没有完全消散，她得意洋洋的开口：“殷郊，你有没有听过九命狐妖？”

九尾，便是九命。

你杀我的那一刻起，我的血溅在你身，就是这场幻术的开始。

狐妖修行千年，总是有些保命手段在身的。

这是白狐第二次舍命救主，殷寿爱怜的扶起她，面带笑意的望着殷郊。

仇人近在咫尺，自己却功亏一篑。

殷郊此时甚至来不及骂他们卑鄙，自责的情绪蔓延无边。

“想不到你就这样在意姬发，幻境中我可是看着你心乱如麻，殷郊，就凭这，你也想要我的王位吗？”

有人执迷不悟，事已至此还对权势之位恋恋不忘。

殷郊无心争辩，他抬眼望了望东方，想着母亲对不起，是我无能，是我没能手刃仇敌为您报仇，但还算庆幸，我救下来了表弟，姜家血脉不至断绝。

真到了黄泉路，想来母亲也不会苛责他，母亲只会怜爱的说一句：“你受苦了。”

死亡其实也没有那么可怖了。

殷寿得不到回应，就凑上前掰住他的下巴，死命盯着他的眼，力求看到些不一样的神色。

殷郊此时被困于术法，四肢动弹不得，眼如死水的回看了过去。

祖宗牌位前，我对你的态度就早已明说了，命是你给的，我还给你。

你早就不配再做我的父亲，既然如此，我也不会因你再有一丝心痛。

今日落败是我不敌，要杀要剐，悉听尊便。

“弑父会引来天谴，殷郊，你就不怕杀了我，你自己也背负这个诅咒吗？”

这一点他一直深感好奇，为何殷郊如此执着的要复仇，他就不怕自己也要自焚祭天吗？

殷郊闻言大笑，他看着眼前被权势迷了眼的男人，只觉殷寿可恨又可怜。

他答了句殷寿无比熟悉的话语。

“为了成汤江山，我何惜此身。”

这是母亲和叔祖教会他的。

这个人是废太子，是万民眼中的罪人，却谈笑着说出要以身救万民。

他疯了，殷寿本能理解也不愿理解。

是以暴怒着要申公豹将殷郊压入无池，自己另行处置。

Chapter 4

安神香的作用下，姬发睡得很沉，但并不安稳。

他梦到殷郊孤身一人去了朝歌，中了狐妖幻术之后被俘，在自己没能救下他的那片城墙处，再次被绝望的囚禁。

姬发此前从不做噩梦，或者说做梦的次数都很少，质子旅时期每一天都很充实，训练累了倒头就睡，除了知慕少艾时期对殷郊起了心思做过几回春梦，姬发几乎再没体会过做梦的滋味。

惊醒后先看到帐外初升的日光，提醒他这只是一场梦境，悬着的心刚要落下来，就在摸到身旁床榻一片冰凉时彻底冷了下去。

殷郊！

姬发再顾及不住什么君王形象，他穿着寝衣就跌跌撞撞的跑了出去，此时天将明未明，破晓时分的光亮已然十分清晰，他看到有东鲁子弟在兴高采烈的跑动，不远处就是刚刚被雷震子护送回来的姜文焕。

姬发来不及欣喜。

一切迹象都昭示着刚才那似乎不是梦境。

果不其然，姜文焕重伤下吊着最后一口气来向他请罪，称自己兵败贻误军机，连累了殷郊，话音未落就昏死了过去。

雷震子什么都不懂，在一旁邀功似的看向哥哥。

事已至此，多说无益，姬发强忍悲痛向雷震子问道：“他有没有和你说些什么？”

这些时日相处下来，他已经能和雷震子顺利交流，在雷震子连比划带呜咽发声的叙述里，姬发听懂了。

“殷寿罪孽深重，但天下百姓何辜？天谴祸起于成汤子孙，自然该由殷氏子赎罪终结，郊去意已决，若说平生所憾，大抵是不能与君常伴，唯念苍天垂怜，日后佳节入梦为见。”

他磕磕绊绊揣度着发音，从自己嘴里一字一词的还原拼凑出这句遗言，未待连接成句，就已经痛的肝肠寸断。

就好像那一年摘星楼前，他知晓狐妖害了母亲，就再顾不了其他，立即冲过去要为母报仇。

殷郊可以为珍重的人与事赴死，心头却不能留出一片空地所爱而活。

这么多年，一直都是如此。

许是太痛，又或许是生理本能，姬发梦中刻骨铭心的场景在记忆里变得不甚清晰，他头痛欲裂的想要回忆，拼尽全力留下一点爱人托梦给他看的场景，可惜无用，记忆最终只定格在了被俘的那一刻。

殷郊的眼神平静又绝望，仿佛这世间没有什么值得他留恋一般。

情深不寿，爱重成仇，姬发那一刻痛极，刻骨的爱意竟然悉数成了恨。

恨谁？不知道。‘

少年帝王有心撕碎自己身上的种种头衔，也跟着不管不顾的奔赴朝歌，生不能同衾那就死后同穴，总之他不要留在西岐，这里忽然间孤单的他无比陌生。

天谴当真落到了每一个人的头上。

百姓民不聊生，诸侯人人自危，而他姬发一次又一次的痛失所爱。

此刻助他回神的人，依然是姜子牙。

其实细细端详，他也与初下山时的模样不大相似了，曾经质朴纯善会耍小聪明，遇到什么事情都笑眯眯的和善老伯，如今变得愁云满面，严肃刻板的姜尚姜太公。

他不再能窥见天机，俨然与凡人的世界融为一体，姜尚要背负起太公的责任，要以天下为己任，昆仑道人姜子牙更像前尘一梦。

“王上，请您节哀，阵前需由您坐镇，不可沉溺情爱过深。”

姬发死死盯着他，少年时代漆黑圆润的瞳孔不知何时有了细微的变化，此时他面色不善，双眼竟显得狭长狠厉，世间厄运他悉数遭了个遍，再没有什么可以让他惧怕。

“好，就依尚父所言，今日一应计划不变，烦劳诸将整军带队，即刻迎敌。”

他的声音很稳，旁人听了极是安心，武王曾经像是锐不可当的利剑，带着蓬勃朝气起兵伐纣，他是天然的民心所向，理当所向披靡。

而今更像神兵入鞘，再大的悲痛都能忍下，他要做不倒王旗，要做万千黎民的救世主，武王是不可以在天下人前露出疲惫的。

姜尚看着他，本该欣慰，却不知为何笑不出来，反而忍不住鼻尖发酸。

姬发没有食言，他说到做到，三军阵前血勇无双，他这几日并没有休息，复盘了无数次姜文焕惨败的原因，此时做足准备，对邓家军了如指掌，披挂持剑的带军直奔邓婵玉。

邓家军引以为傲的阵法在周军面前漏洞百出，哪吒杨戬做前锋，两人如入无人之境，捣碎阵眼，敌方顷刻间溃不成军。

姜尚隐隐意识到了有什么不对，他本在后方坐镇，主掌战场大局，眼看着姬发越杀越勇，破敌后仍然不知足，居然带着残队追杀邓婵玉至远山。

姬发不是冲动的性格，怎么会看不出来这是对方困兽犹斗在引他上钩！

幸好杨戬收兵前来汇报，他立即扯着杨戬要他去接应姬发。

杨戬依言赶至，姬发不是鲁莽之人，他看得出邓婵玉在引他深入，穷寇莫追的道理他也懂得，只是他心中装着别人不知道的思量。

武王的身份太沉重了，他最后给自己留了点私心，在彻底扛起帝王冠冕之前，残存的“姬发”影子要去问一问天意。

邓婵玉的布置与他之前猜测的八九不离十，两方军队斗至最后都所剩无几，邓家军最后一面帅旗倒下，只剩下了女将军一个人。

绝境之中本想自尽，却见姬发疯了一样弃弓箭不用，拔出佩剑近身与她缠斗。

邓婵玉惊疑不决，但擒住姬发就是一线生机，她果断的提剑相迎。

姬发心无顾虑，剑锋随心，他几乎是凭着本能在见招拆招，无意间竟然对上了“无匹”的剑道，比之从前一招一式的刻板，更显不可捉摸，与邓婵玉勉强打至平手。

他每一次向死，苍天就会厚爱几分，赐他绝境新生。

就像没人能想到午门上他杀了殷寿。

天意变幻莫测，劫难与馈赠难辨真面。

到底邓婵玉多年习武，近战更胜一筹，她找住机会振飞姬发的佩剑，举着他摔过了岩石。

姬发吃痛，面上却带了笑。

就在此刻，空中水汽乍现，三叉两刃刀从天而降，截住利剑，救下了武王。

姬发松了口气，面上的笑容不见了。

他疲惫的道谢，刚想与杨戩一起收兵回朝，却发现对方的脸色全无欣喜，和他一样衰戚。

清源妙道真君说，请武王珍重贵体，伐纣不容有失，这是有人用命为他铺的路，万不可自轻自弃。

原来你也……

姬发刹那间懂了所有，然而他此时心中唯有欣喜。

太好了，这世间除了自己，仍有人爱着殷郊。

杨戩最后行了一个周礼，就不再多言。

这是以杨戩的身份在劝诫姬发。

此后再不敢僭越，您是至高无上的王，周人拥戴的天下共主。

昆仑山的小仙不敢妄言。

Chapter 5

时光匆匆如流水，一晃竟然入了冬。

邓氏父女归降，费介冻毙于风雪，闻仲命丧绝龙岭。

一切的一切又都归于坦途，武王带着天地时运，击垮了商军的最强战力，大破朝歌覆灭成汤仿佛只是时间问题。

朝歌地处中原，冬日也难见落雪，与少时去过的冀州城大相径庭。

姬发与殷寿相识八载，深知对方到了最后关头也会殊死一搏，因此做了完全准备。

只可惜千算万算，百密一疏，他在阵前见到殷寿的杀手锏后崩溃着弃了剑。

殷郊。

本以为碧落黄泉才可以再见的人，又一次出现在了她的面前。

失而复得，得而复失，竟又再得。

寒冬腊月的时节，殷郊只穿了一件单衣，披发赤足，手腕脚腕等关节处还可以见到一些锁链留下的，经年日久的伤痕。

他双目失神，空洞且飘远，机械的提着鬼侯剑，有点茫然的盯着周军。

不过几月未见，人消瘦了太多，脸颊凹陷了下去，原本英俊的面容伤痕斑驳，新伤旧伤层层叠叠，谁也不能想象他到底受了何种折磨，痛的姬发又一次肝肠寸断。

殷寿依旧对他百般嫌恶，只轻轻吩咐了一个“杀”字。

申公豹不知催动了什么符法，殷郊眼中有猩红色一闪而过，随后祭出翻天印，提剑冲向了周军。

他混沌的挥砍着，人像是失去意识许久，谁都认不出来，只记得杀戮这一命令。

姜文焕哭喊着表哥，姜尚没有骗人，他并未落下残疾，只是再也握不稳弓弦了，因此在战场上只是坐镇，无需冲锋，这是他第一次越过部队，来到阵前，声声泣血着试图唤醒殷郊。

可惜只是徒劳，殷郊毫不留情的劈头就砍，若不是姬发拦下，姜文焕怕是要血溅当场。

质子旅征战时期，姬发满心都是英雄梦，第一次上战场时兴奋又本能的害怕，擦拭佩剑时，殷郊看出他的不自在，于是握手宽慰道：“放心，刀剑无眼，但我总能护你周全。”

殷郊曾经整整保护了他八年。

说到做到，一诺千金，宁肯背着未战先怯的责罚也要冲进火海里救出自己。

姬发此生从未如此为难过，他不敢想象有朝一日自己要与殷郊刀剑相向。

上一次有相似心境，还是两年前的龙德殿。

原来无论是受制于人的质子，抑或是君临天下的武王，他都护不住想保护的人。

逼迫他的人从殷寿变成了大局。

成汤气数将尽，攻破朝歌后就可以开榜封神消除天谴，自己距离儿时的英雄梦一步之遥，却无论如何都开心不起来，想到父兄，想到殷郊，想到一路来横尸惨死的兄弟同袍，他越发厌恶这个王座。

殷寿怎么会对这样一个冰冷的位置垂涎三尺呢？

他登基以后没了发妻，没了亲人，没了臣下，就连江山都快要易主，只有一个狐妖相伴身边，他就不孤单吗？

他刹那间脑内电光石火，什么都顾不得，望着殷郊的剑反而有些诡异的兴奋。

你真的会杀了我吗？

这个猜想未及证实，杨戬的三叉戟先一步拨开剑锋，武王是未来的天下共主，不容有失。

翻天印下仙人无所遁形，杨戬用不出五行术，他吃力的以武迎敌，可惜对面是殷郊。

他很早就领略过小师弟的剑术，那时只叹苍天厚此薄彼，有人天赋过人，十几年就修得好武艺，自己百年光阴练成的身法，居然逊色了去。

当初在昆仑就只是仗着法术深厚浅赢几招，如今竟比不过了。

姜尚及时鸣金收兵，殷郊的出现令战局扑朔迷离，未免损兵折将，周军暂退十里。

殷寿与申公豹见好就收，符文再一催动，殷郊便收了法器法相，听话的飞身回至城头。

杨戬踉跄着退后两步，与姬发互相搀扶，两个人同时从对方眼中觑见了一样的情绪。

痛苦，绝望，欣喜，悲意。

姬发只希望天意留一线生机，放殷郊一条生路。

天下共主登顶王位之前，唯一的所求是昔日爱人平安归来。

姬发总是乐观又积极的，他此时盲目的相信希望，殷郊必然还有法子救回，殷寿留了他性命，便是老天给自己的一缕机会，他肯定可以救下殷郊，这样殷郊也不必背负着弑父的诅咒，天谴等一应事宜全部与他无关了！

思及此，姬发豁然开朗，他久违的露出发自内心的笑意，跑去姜尚营房，要与他商讨。

姜太公远不像他这样乐观，他耐心听着姬发讲述，怜惜却不得不无情的指出：“王上，你堵不住悠悠众口，当年成汤百姓恨极了殷郊，认为他是引发天谴的罪人；如今我大周解救黎民，百姓成了周人，他却又回到殷寿身边，对我们的士兵刀剑相向；这桩桩阴错阳差，不是那么容易解释清的。”

姬发根本不听，驳斥道：“是非对错自有定论，罪在殷寿，我总会解释清的，一年不行就十年，十年不够还有百年，我信人定胜天。”

这时他身上又有几分从前的影子，像是自身难保却引开饕餮一人抗下所有的无畏少年。

姜尚略有几分欣喜，却只能轻轻叹了一口气：“可是你有没有想过，殷郊愿不愿意？”

一语惊醒梦中人，这句话犹如当头一棒。

对，殷郊愿意吗？

他为了母亲可以独闯摘星楼，为了不让自己为难可以毅然的孤身赴朝歌，殷氏宗庙前决然撞柱，这样一个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人，真的愿意余生活在百姓的猜忌与谩骂声中吗？

姬发不敢多想，他仍然咬牙坚持：“我赌他对我情深如故，他愿意为我有活下去的勇气与希望。”

姜尚不忍再打击他，久久无言。

法相全开且有翻天印的殷郊太过无解，他又无神智，太极图也困不住，朝歌这座孤城因着殷郊的存在，竟生生守了下来。

姬发命令士卒不许伤他，这条命令已经引来怨声载道，所有人都委婉的劝谏武王忍痛割爱，不要因为一己之私致天下于不顾。

又是这一套说辞。

这天下众生都尊贵，唯独殷郊不是众生？

僵持之际，广成子衣袂翩翩的下山来此。

殷郊拜在他门下，如今却助纣为虐，实属不该，仙人拱手道歉，承诺必会伏诛逆徒，助周军伐纣。

满帐欢呼，只有姬发与杨戩心痛如绞。

翌日清晨，两军对垒，与广成子同行的燃灯道人现身在此，二人合力击落翻天印。

没了法宝护身，殷郊再无敌也只是一时，仙人之躯亦会疲惫，破城在即，王命也可不尊，姬发眼看着殷郊身上的道道血痕，想要阻止，却没有立场。

多么可笑，他看似即将问鼎天下，却求不得最想要的一个人。

然而他仍想最后一试，催马靠近殷郊，情真意切的喊道：“殿下！”

这称呼满军哗然，幸好有心思活络着称赞着武王高义，此时依旧不忘臣节，对着忘恩负义的废太子依旧仁善。

姬发顾不得许多了，他第一声殿下出口，自己已是满面泪痕。

广成子法阵已成，殷郊被缚阵前，殷商大势已去，周军欢呼着攻城破敌。

姬发滚鞍下马，跌跌撞撞的奔至殷郊面前，他像是握住风中流沙般拽着殷郊的衣袖，哽咽道：“请诸天仙人怜念姬发，放殿下一条生路。”

亦是放我一条生路。

昆仑的阵法带着霜雪寒意，又或许是申公豹此时受了伤法术薄弱，殷郊真的恢复了些许神智。

他本能的喃喃开口道：“姬发……别怕……”

姬发泪如雨下。

“殿下，殿下，是我的错，是我太不自量力，是我没能护住你，现在一切都好起来了，待到

我们攻破朝歌，我就开榜封神，天谴可以结束，我们还可以在一起……”

他激动的语无伦次，满心欢喜。

殷郊温柔的注视着他，听过他泣不成声的一字一句，轻声应答道：“可是我好累啊，我好像做了一个很长很长的梦，梦里有母亲，有师兄，还有好多好多……姬发，原谅我，我不愿醒过来了。

他唯独不提西岐，不提与自己的情谊。

姬发心下惶恐骇然，他脑中突兀的浮现出一个念头：我让他伤心了吗？

就这一个愣神，殷郊挣脱束缚，向师父深鞠一躬。

“孽徒罪孽深重，不敢求师尊原谅，惟愿此时亡羊补牢，斩下殷寿首级将功折罪。”

广成子对这个幼徒一向最是怜爱，亲手捉他已是不忍，如今更是不愿阻拦，想他痛痛快快的完成夙愿。

姬发策马追赶，却终究比不过仙人凌空御风，还是杨戩懂他，两人水遁到了祭天台。

这宏伟的建筑直冲云霄，殷寿被逼至绝境也不悔改，他早早铺满火油，此时一把火熊熊燃起，隔绝了周军，像要和自己的江山美梦同归于尽。

姬发听到他在狂笑，叫嚣着天地间无人能取自己性命。

殷郊悍不畏死的闻声而至，又或许说他一心求死，都不曾用法术去抵御些许火焰，神魂与肉体俱在燃烧，数年来桩桩件件铸成的恨意，尽在空中一剑。

殷寿死不瞑目的盯着胸前利剑，到现在也不肯相信殷郊真的愿意赌上一切来弑父报仇。

烈火冲天中狐妖惨叫声起，末代成汤子孙学着先祖模样再次将她封印，殷郊知道殷寿不肯乖乖就范，烈火只是幌子，他定然要借着狐妖再次新生。

他绝不允许这种情况发生，诸多恩怨，今日该当了结。

殷郊对他早已无话可说，这个人配自己谈恨，他只希望这乱局就此终结，罪名也罢天谴也好，尽在他一人即可。

烈火焚身后一了百了，最好尸骨都不留下，现如今这副尊容实在不愿留于世。

他用尽最后一点力气，在浓烟中竭力辨别着东鲁的方向。

母亲……

我终于手刃仇敌了。

殷郊如释重负的笑了一下，再无留念的走进了烈火，一步都不曾回头。

Chapter 6

姬发恨极了这脆弱的凡人之躯，他只能在火光外眼看着殷郊离去，什么都做不得。

他又一次失去了自己的小殿下。

武王的冠冕在翻涌的情天恨海中土崩瓦解，姬发回头怒斥杨戩，责问他为什么不去救人。

杨戩很是冷静的任由他骂，淡淡解释道：“恳请王上也怜念殷郊，放他一条死路吧。”

小师弟这一生已经苦涩至极，何必要强行再去把他救回？

让他再经历一遍万民唾骂而后自尽于众生之前吗？

那不如就在此终结，好歹也算殉了成汤江山，全了殷氏子的忠。

若是生无欢，自然死无惧。

殷郊太坦然了，他慷慨面对着命运刺来的诸多磨难，默默吞下，谁也不怨。

宗庙前还能悲愤的对着殷寿说几句重话，现如今对着姬发，温柔的选择自己背负一切。

殷郊明白姬发所有的身不由己，看得懂姬发一切的辛苦，是以毫不埋怨，甘心吞下这段情爱带来的所有苦果。

他不舍得姬发为难，更不愿姬发愧疚。

姬发听懂了，然而这对他而言打击太大，抗拒着不愿去懂。

脑内好像有什么声音从厚土大荒而来，带着不容置喙的威力，神语箴言一样砸在姬发心口。

“姬发，是你害了他。”

是你因一己之私留住他命，是你让他在生死之际两番轮回，最终半人不鬼落得如此下场。

若是他早早死在午门之外，第一世痛痛快快的死去，或许还能留一个名垂青史的好名声。

若是他不曾离开昆仑助周，也不会被闻仲口诛笔伐，或许可以在仙山专心求道自在逍遥。

人这一生，最痛苦的不外乎是身不由己。

殷郊两次陷入这般处境，全是因为自己。

质子姬发自作主张害他不能如愿求死，武王姬发无能为力让他在新旧朝之间百般为难。

若是没有爱一个人，护他周全的能力，为什么要盲目且自信的追爱呢？

既如此，你算什么英雄？

这些年来的每一日都变得无比荒唐，他好像做着无用功的夸父，疲于奔命的追日，倒在邓林边际才发现，自己因为逐日而变得一无所有。

是他害了殷郊。

罪魁祸首是他。

姬发神色凄惶，火光在他眼中慢慢变成了灰白的死寂，他本能的努力辨认着殷郊的身影，却不敢看也不敢想，最终山河全部失色，一切都变得影影绰绰，他这些时日来紧绷的神经散了，大悲大彻席卷全身，昏死了过去。

许多许多年以后，世人感念武王仁德，为纣王这样的暴君也会心怀慈悲，不忍见其殒命。

姬发回去以后就大病了一场，他当夜做了无边际的噩梦，梦中满目都是殷郊在地牢中所受到的种种折磨，自己好像跟着切身体会一番，痛到体无完肤。

还是姜尚强行叫醒了他。

申公豹等人已被活捉，生死该有武王定论，殷商已亡，大周是名正言顺的新朝，亟待他登基称帝，开榜封神平息后续。

虽然殷寿已经死了，天谴其实已经结束，这封神榜开与不开有何意义？

姬发强打精神来处理一应事宜，定下问斩日期后，他忽地鬼使神差，居然一个人去了地牢，见一见申公豹最后一面。

他想知道殷郊的一些消息，梦中他看不清殷郊的面容，不知道是不是对方不愿见他。

申公豹听他问及此，得意的冷笑，这时面前的天下共主好似一无所有，一时间分不清谁是成王谁是败寇。

“殷寿自然是恨他的，无池里有我东鳌岛特制仙法，他又在昆仑修出了仙身，怎么折磨都不会死，时间久了伤口还能自愈，你在军营中待过，炮烙等一应刑罚你都应该见过吧。”

姬发攥紧的拳头中指甲刺进血肉，而他浑然不觉。

“殷郊受遍酷刑也一言不发，他永远淡然的垂着眼，所以殷寿腻歪了，他要我洗掉他的记忆，有朝一日或许可以用殷郊来对付你。”

申公豹的讲述到此，忽然变了语调，妖道太好奇他们凡人的爱恨，颇有些玩味的说：“在此之前我甚至以为殷郊把自己毒哑了，才能在那么多极刑里忍得住，可惜当我用法术洗他记忆，却看见他神智崩溃后，无意识的叫了无数声“姬发”。”

这句话有如惊涛骇浪，在姬发心中掀起狂澜的海啸，他难以置信的瞪大了眼。

殷郊走的从容又决绝，自己被杨戩的一句话塞满愧疚，甚至没敢放声的痛哭一场，生怕殷郊再生厌烦。

这段时间来他过的浑浑噩噩，居然真的不敢去收敛殷郊尸骨，默许那一场大火带走了所有。

原来……

原来不是这样的。

他在姜尚面前放出的狂言是真的。

“我赌他对我情深如故，他愿意为我有活下去的勇气与希望。”

可惜只对了前半句，当时太心急，满心都是重逢的欣喜，全然忘了“活下去”对殷郊来说是多么残忍。

殷郊的爱一直在，一直都在，只是在自己不知道的地方无声澎湃。

殷郊什么都知道，只是因为深爱，所以一次又一次的纵容他。

为他而活，为他赴死。

而自己甚至没有为殷郊送行，不敢想象那黄泉路他走的多么孤单。

姬发不敢再听，他逃也似的离开，把申公豹绘声绘色的描述全部抛在脑后，竭力的甩脱。

姜尚以为他中了申公豹的什么妖符邪道，但姬发自己明白，这是心魔。

如彼翰林鸟，双栖一朝只。如彼游川鱼，比目中路析。

年轻的帝王痛至绝处，肝胆俱裂，他不知该恨天命，还是恨命运，最终把一切归于自己的无能为力。

他对不起殷郊，这段情爱令他锥心刺骨，只是不知以何颜面再与他重逢。

好在那人榜上有名，若是成了太岁星君，大抵也算全了昆仑仙人的路子吧。

姬发不敢见他，

如果命运给他第二次选择，他仍然会去朝歌，只是不要再起情念，也不愿再做什么英雄。

没人告诉他，成王称雄，代价竟然是痛失所爱。

只需默默仰望，仰望那时在朝歌人人敬仰爱戴的玄鸟太子，让他痛痛快快的走完凡人一生就好。

命数残忍无情，姬发不敢奢求。

Please [drop by the archive and comment](#) to let the author know if you enjoyed their work!